

120  
10  
30

二程全書 六

內閣文庫  
漢書  
大 6004  
冊數 10  
函號 298 136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4  
冊數 10 ( 6 )  
函號 298 136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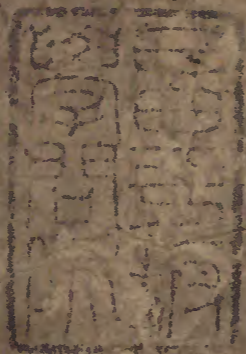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二程全書



120  
10  
30

經記  
一至三

詩解  
易說  
書解

六

館書圖京東				
一〇	五	二	儒	漢書門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一〇	六	二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不許帶出

和系圖

二程全書第四十二

經說第一 幾伊川先生

晉南鄭天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家藏圖書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易說

繫辭

天等也卑高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美高卑既別貴

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

理本作萬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群善惡分

而言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

三

陽之交相摩萬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

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而又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天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彖言卦之象之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彖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無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

則辭之險易殊美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  
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  
彌綸編理也編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  
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  
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氣  
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  
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  
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

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過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  
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  
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  
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立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  
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  
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  
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  
闔闔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  
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  
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  
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  
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  
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  
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  
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  
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  
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  
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  
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繼

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  
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  
物之理無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  
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  
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  
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  
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  
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  
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識也者

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蹟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

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通會

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

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

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

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

成其變化也變化文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

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剛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

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

衍之則為五十五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

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

化言功鬼神言用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以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

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心以成功乃贊天地之

化育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

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

也制器作事當体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  
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教五地教五上簡編失其次也  
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自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  
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  
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  
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  
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  
以為易則可也

二程全書第四十二

二程全書第四十三

經說卷二

伊川先生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  
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遠如此其上  
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  
而去也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

聖說卷二



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  
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  
義理如許行所為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  
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  
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  
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  
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  
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  
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  
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  
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  
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  
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  
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義聖人不得不有芟  
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  
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  
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  
脩舜典已下皆當為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  
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則

堯典當為唐書也。大抵若是後世史所脩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為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堯典

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聰視遠曰明，光之神智所知，所照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文章也。謂倫理明順成文也。思謀聰明而其動作施而有條理，文章其發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明文。心臨治天下，故其道光顯，故云光宅。光顯居天下也。以老而將遜避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此堯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此題書也曰若稽古帝堯。史氏追紀前世之堯，考古之帝堯，其事云放勳以

下是也堯典字為題發語辭如書中王若稽古帝舜大禹皋曰放勳功迹之著也法度至堯始明治事皆依循法則著事之宜亦憂惠後稽古之帝在其事

前儒見云放勳遂為舜禹之名若以名而獨不謂之名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稱之如孟子曰堯事而傳或作夫子或作孔子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文文章思謀慮有當上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為放勳之事皆安於義理之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為大舉德則聰明為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下如曰者謂堯典之辭曰也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下若皆謂考古之某人其事如此也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為治未立因事立法著為典常其施政制功迹可為典常也不惟聖人隨而有作也放勳上更加口字者如此也古史之體發論之辭也以為堯之名因而又以重華文命六文同則亦當以允迪為皋陶之

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稱之如誤作放勳亦如傳記中言仲尼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德行放勳之事欽敬慎明聰明四者故其所為能得義理之至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為放勳之事皆安於義理之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為大舉德則聰明為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  
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勳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允恭  
克讓所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當也前儒訓信信  
然乃當也其實一也恭謂欽慎克能也禹曰朕德罔  
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堯其所為至  
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  
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  
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  
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故舜稱禹功  
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

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  
以光被四表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  
能高於己而讓弗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孟  
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  
人知允當不可矜也則為恭異知能之不可眩也則  
是謙讓必悅而誠服也然作為於中而假之於外故  
常其德且難矣况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  
尸其功故應物而允於彼復何存於此也故不害欽  
慎之神能亦由乎理而已故無是有之私天下見其

至當而恭能高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蓋一出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誠故能光顯及於四遠先儒訓光作充光輝照耀乃充塞也其實一義天下咸服其德則是其德充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乎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始於明俊德俊德賢之德也堯能卜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為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人及家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

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為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為先故以次序言之也以王者親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

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  
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切曆象敏若時令以授  
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謹載其事聖人  
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  
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  
於創制立度蓋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  
之治盡於此矣自堯曰曠咨已下皆紀其事以明堯  
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  
法明而易准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月星  
辰之行次疏云通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  
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氏仲叔  
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喁夷  
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  
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  
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  
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祈散慶田野耕作鳥獸  
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  
隨天時而然也

羲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

孔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九順夏時  
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曰民因就居於  
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餞納日西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  
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  
平夷安舒也迭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  
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上言北方也故須復云  
曰幽都居北方之官室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  
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

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  
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  
陽故云朔易或以為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也變易  
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  
為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  
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如脩完室廬墻垣之類  
非今歲之用皆為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  
復慮其始也若蓄種實備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  
農事既興而春官慮為之也

咨釋詁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  
以勅羲和使職之古之時分  
遂居其方之宮主其時之政在  
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  
故以星曆為工技之事而與政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羲和  
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  
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  
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  
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

相密詳具故舉其法  
正察天運以正四時  
元謂之四岳於周乃  
其法者不知其道  
矣  
以下言堯設官分職  
其大者是察天道正  
之道此大本也萬事  
入時法陰陽者律度  
之其他庶事無不備

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  
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  
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史載堯  
庶績咸熙治之成也自放勳  
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  
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  
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咨嗟告與  
於是者將登庸之頌是謂順  
連此堯老得遜帝位博求賢

似各分命之也各履  
理信治也百工各信  
天下之治盡於此矣  
始于上下堯之德也  
天下之道也自乃命  
自帝曰疇咨已下  
之發辭問誰乎能順  
之治也辭不與前相  
之意故放齊對以胤



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云明  
能若順我事此又別一時  
方集其功靜言庸遠王介甫  
言象恭滔天言其外貌恭而  
測○蕩蕩乎平漫之狀梁山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命之理也  
毀圯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  
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國賢者也堯將  
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  
世多疑以為岳可授則益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  
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先其宜獨為之乎故先命  
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已者必見推矣適  
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理自當然  
警子父頑曰所謂警史之子也其父頑母豎象傲烝  
進也釋註云蒸勉益漸進之義其愚惡難化故漸  
益進之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若時登  
庸二下無事求入之事所以明其聖能知人也親  
愛之至其知朱知其惡而弗授共工之能言象恭繇

而明通矣又訪問誰  
之事也方鳩僞功言  
爵則能言用則遠其  
心懷藏姦偽滔天莫  
陵故蕩蕩然也  
謂其不循順正理而  
能庸命遜朕位汝能  
事

之才者天下之人莫後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克朝  
之賢者天下之人莫能辨而稱其才况百官諸侯下民  
乎是舉不賢之也堯獨聞舉而吁既而共工卒  
以惡逆終始成舜居微陋其德始升聞師舉則俞  
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  
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  
尊位使之慎徽五典時叙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  
也或曰共工鯀之徒堯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  
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  
朝以助堯之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  
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王莽司馬懿  
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  
為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圮族之心飾善  
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居治  
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  
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  
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矣  
共工鯀變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側陋  
之人顧居其上又將使之臣之此凶惡之人所以不  
能堪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如管蔡在武王之

世何由作乱當成王少周公攝政秉其事會有以發其凶惡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可大任何為使之曰禹高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或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嗚呼地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誅之當其大臣舉之天下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安得不任也若其時朝廷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為追

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側陋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

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

此句摠言舜事曰也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帝自濬

哲文明已下重叙六德也如堯典統言欽明文思安

安已復云允恭克誠以下事重叙其德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事濬淵弘哲睿智文文章明聰

明溫粹和恭恭敬允信當去聲塞充實八者以形容其

聖德九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稱之繫其人

取不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溫良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夫六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溫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一以其堅真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足以知其寶矣此人之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是也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五典謂心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倫

矣言朋友則心黨賓客倫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心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五典克從則左氏所謂無違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畧之於揆度有事之任而其所揆也皆時叙也順成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為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為內則夷狄為外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懷來皆從其

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

政也麓山阜草土百物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子云

錄也錄亦揔前二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何也曰

百揆揆度百事謀議之任也大麓揔錄庶政統領百

職事之任也非是歷遷數職也各舉其事言耳云使

之敬美五典則京從使之揆事則時叙使之賓懷四

方則稷稷使之揔庶政則陰陽和或曰序云歷試諸

難安知非居數職也曰謂歷試如上諸難事耳非歷

居數官也堯得舜則乎之上位自五典而下皆非一

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

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

之愆錯逆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

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

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

必順時若當暘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

為迷所以獨風言烈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

言皆可致功實也問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

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  
不愆或否以觀天吉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  
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告其受  
命攝治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  
禋六廟也堯之六廟或曰舜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  
如七政有愆則如之何曰未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  
順逆理必受而後有察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遂  
避而已何疑焉人苟誠焉則感于天地通于神明豈  
有二聖授受之際而有天意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為

既受終則欽若昊天乃所當先故考齊七政非謂察  
已之意合天否也此則不然自堯之欽若命官乃錄  
納于大麓其見之政久矣既受命而君固宜察天意  
也

肆類于上帝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自上日受終而類上帝禋六宗至徧群神輯欽五瑞  
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采  
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  
蓋欲以少撻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頒選  
其瑞玉自歲二月巳下言巡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

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所至協正時日同  
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脩五禮  
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狩所至必修明  
也正其五等制度拜其君臣所執珪幣皆使合禮也  
如五器卒乃復者諸侯尊而贄重故已覲則復還其玉  
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  
玉以其寶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歸格于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止言  
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如告朔大廟亦不止告祖也  
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

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  
不可詳知恐薦新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立則  
各就其主非祭不必設主也

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岳下故云四朝敷  
奏以言功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  
至方岳則觀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說其  
言之善且日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  
旌其功也

注曰氏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褒之其言不善則固  
有以告之矣

肇十有二州

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為別正其九州之封

界彙彙

為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叙彙事

故肇十二

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中非

是先分十

二州而後殛鯀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

治平而定

九州之域在後始分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

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

大也蓋遠

其山為一州之鎮耳

象以典刑

罪之輕重立為常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

也小過不

用正刑朴作教刑凡教皆用不必指在學

校流宥五

刑情之有宜矜貸則流於遠以寬宥其刑

五刑分其遠近皆災肆赦怙終賊刑皆過也謂過失

入于罪者災害也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

有縱肆寬緩之義赦除釋之也皆者肆之災者赦之

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設法矜其情而緩之

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自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

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之以此刑使不得為人害

也是賊刑也云云亦之制刑之法如此欽哉欽哉

惟刑之世欽哉欽哉欽哉欽哉欽哉欽哉欽哉欽哉

舜之於刑欽哉欽哉欽哉欽哉欽哉欽哉欽哉欽哉

矜之至也



注云說者或以為舜語非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於崇山竄一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官載之舜之制刑因叙其所用刑也四罪蓋墜下而有二州之南大抵流放統謂之流故曰流有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如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邇為差殛則誅死之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經緯必於物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惠之彰著或敗功害事於彼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庶民也言庶民則君子可知矣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三年喪畢而朝廷公卿天下諸侯皆請舜正位故復至文祖之廟以告見焉孟子云其避丹朱之事蓋喪畢而不自有之畏避也朝廷諸侯請之也天下從之也推其事而言耳故史官不載其事或曰舜往避于南河之南迹之顯者書不云何也曰書之紀事不如後史之繁悉也若五載一巡狩則舜之在位其所往多矣皆不記也

改正武成  
武王伐殷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三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

告于皇天  
將有大正  
天下逋逃  
遏亂略  
相予以濟  
商郊侯  
有敵于我  
天下大定  
發鉅橋之粟  
上来自商  
于挑林之野  
示天下咸服  
丁未化于  
周廟  
邦甸  
侯衛  
駿  
奔走執豆  
籩越三日  
庚戌  
柴望  
八吉  
武成  
既生  
魄庶  
邦  
冢君暨百  
工受命于  
周王  
右曰  
嗚呼  
群后  
惟先  
王建  
邦  
啓土公劉  
克篤  
前烈  
至于  
人下  
肇其  
王迹  
王季  
其勤  
王  
家我文考  
文王  
克成  
厥勳  
誕膺  
天命  
以撫  
方夏  
大邦  
畏  
其力小  
邦懷  
其德  
惟九  
年大  
統未  
集  
予小  
子其  
承厥  
志  
肆予東  
征  
綏  
我士  
女  
惟其  
士女  
匪  
厭  
玄  
黃  
昭  
我  
周  
王  
天  
休  
震  
動  
所  
附  
我  
大  
邑  
周  
乃  
以  
商  
政  
政  
由  
舊  
列  
爵  
惟  
五  
分  
土  
惟  
三  
達  
官  
惟  
賢  
位  
事  
惟  
能  
重  
民  
五  
教  
惟  
食  
喪  
祭  
惇  
信  
明  
義  
崇  
德  
報  
功  
垂  
拱  
而  
天  
下  
治

二程全書第四十三

無名氏詩第四十四

經說二

伊川先生

詩解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廣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悲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於詩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莫以為古之人幼而聞歌  
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  
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  
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  
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  
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  
家正則天下治美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  
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  
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化天下如  
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為此詩者其周公

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  
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  
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  
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  
復有諷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  
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  
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為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  
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  
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亦

為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  
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  
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  
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  
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  
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  
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  
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  
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  
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  
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為諸  
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  
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  
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  
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  
雎之義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不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

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  
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  
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  
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  
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  
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雖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  
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  
之長求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  
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  
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以姆傳之側也錯薪  
甕翹然必擇其共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  
我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惟其禮  
法之恨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  
之美而願為之也

汝墳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義王道  
成矣古之人有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文王是也故  
以文王之詩附於周南之末又周家風天下正身齊  
家之道貽謀自於文王故其功皆推本而歸焉漢廣  
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

也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  
勞如文飢也調作輜重也二章自勉之意伐肆見踰  
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弃我也三章勉君子以正言  
其勤勞猶魴魚之頰尾蓋王室暴政如焚焰雖則如  
是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被文王之德化忘其  
勞苦也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  
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已下  
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趾不

成辭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社席及於子孫至於宗  
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  
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  
有異常物角端有內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  
嘆美之曰吁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目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  
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之別歸謂從君子也  
美人君富遠矣媵均承其澤故以歸言非謂是嫁來  
之婦也汜分之小洲渚之收則大矣沱之為言別也

幾相類矣言水之分流與夫入之不專君子前二章  
止言嫡不由是道其後自悔卒章則言不過我而無  
怨笑歌順命蓋言其所以致禍之自悔也處得其所  
處也過及是笑喜樂而已歌之發於中也

谷風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  
道同龜勉和同不且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  
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采葑菲者以其有下体  
也無以以也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  
好音無違至於借老承上章意我行道而遲遲者中

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謂此道不遠而邇何  
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畿乃也所以矧畿者所畫  
之界勿耳茶至苦也乃以為耳新昏非禮之至也反  
好之如弟淫濁而謂清今淫及以謂為濁是是清貌  
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止自是是以言其  
惑而不得其正也愛其新昏而反不以我為昏也梁  
苟喻已所治家事惜為其毀敗梁所以壅蔽使母撤  
而遊之苟所以魚使毋發而去之我身之所為且  
不能省閱暇惜我既去之後丁就其深美已下陳其  
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置其心力而為之深則



方舟淺則泳游不可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  
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  
其道我所為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為讎  
惡惱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  
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九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  
由心阻絕其善也昔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及爾至於  
顛覆今既遂其生既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蓄藏  
美物者以禦冬為卒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  
之時終乃見弃肄習也貽我以武暴憤怨習而為常  
矣墜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為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為萬舞  
日之方中明朗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辨  
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侯侯然心廣體胖在公庭  
為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  
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在執  
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也籥二事皆能之也其顏  
色如渥丹然必白其顏色之充美者以其在前易見  
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賢者之道  
也標之在山峯之在隰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

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為王朝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所以嘆此之不得其所也或云美人蓋謂衛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為威靈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靈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携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風既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既尚威靈必將殘暴於人

也以思惠相好則携持而去耳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尚可寬容虛徐乎既急也哉涼氣嗒聲零霏皆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靈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函且是也

君子偕老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章之設象其

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奈何一章言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奈何又不稱次章又言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仰故云胡然而仰之如天乎胡然而尊之為君乎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三章重陳衣服德容之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媛也媛媿德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之初屬文之勢乃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是也人謀臧則鬼益佐矣卒章序其勤勞以致殷富塞當也淵深也堂其深所以成其富盛

蠲蠧

言奔則女就男謝國也文王之道淫奔人知耻而惡絕之詩人道是意以蠲止其事蠲蠧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猶易之自我西鄰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義後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告男先下之然後後焉不由是而

奔就於男者猶蟻之東故以與焉人所醜而不敢  
指視也奈何女子之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違謂違  
背不由其命而奪也朝階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  
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為兩崇朝不日之義奈何  
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也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  
之欲耳婚媾男女之交也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  
故言其大無信不知命為可惡也苟惟欲之從則人  
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不以自失為信所謂貞信  
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  
則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相鼠

相鼠之為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擢無體態故以與人之  
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  
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  
容止不若死也

干旄

鄉大夫公子多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  
告之詩惟其意知樂告也干旄注旄干首九旗皆然  
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而來  
就浚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

禮於賢者被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  
當何以昇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踈布之狀組錯  
密之狀祝疑為坐厚積之意馬四至於五六馬帛之  
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昇之昇與也謂春之中與  
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  
是為樂告也郊野外部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  
益至不好賢則士亦遠邈也

淇奥

衛

淇奥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武公  
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章貌  
君子有文章由其在學以自脩如坳如礪言學也如  
琢如磨自脩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脩身斐兮  
兮恂謹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于外也故云威  
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言文章君子盛德之至  
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  
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  
美如金錫圭璧然寬兮綽兮寬弘裕也綽閑豁也重  
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  
易而以禮自飾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霍也猗猗言  
竹之態青青言其色如簣言其盛密比為簣綠竹竹

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白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賢一頡頏容質之儔盛言其位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於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之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興人情故繼

難制所以制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浩蕩活活流激貌河水如是故施眾不安種大之魚不能制也君情放縱故禮法不能制設與眾多庶姜衆多孽孽不順如葭蒹葭賢士大夫莫能正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簞為樂之器房安息之所君子自為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翻舞所為歌舞又招其侶由微樂之道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為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而已

揚之水

周人勞於成申而怨思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冢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成申也彼其之子謂諸侯之人由甫許皆申之地名揚之水濶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深

甲谷有雉

雉谷中兩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曠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弃也始章歎其遇艱

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歎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卒章笑其恩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怨益深也曠其濕矣當作濕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宛宛平穴之處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殖丘中興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望其施施而來次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者徒能甘人之口而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不賢之人也佩者外飾致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

者徒文飾而無實貶我及人者

緇衣

武公父子相繼為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為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宮室祿廩之報也緇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敬又改為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室授之粢賜之祿廩予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還知還解若還皆更善還予猶予還既授之居復賜之祿也藉舒安之義照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善善之功也

子衿

矜青學者之昭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緇我不可以及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予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遠尔弃絕於善道乎世治則學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校肆不亦又禮義蕪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於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質為自弃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為青組授以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邀游城闕而已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



之久也蓋亡之於學不可一日忘教一日忘之則其  
志荒矣放辟邪侈之心勝之矣

東方之日齊

齊國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風俗敗壞男女淫奔日與君  
月與臣日月明照則物无隱蔽亦憲莫容如朝廷明  
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  
刺其當明而昏也日出當明而昧美之人在我室所  
以在我室履我即而來也即就也謂行跡履我跡而  
來奔也月出亦當明照而昧美之人在我門內所以  
在我門內履我發而來奔也發而來奔也發而步履  
其行步而來奔也由在上之人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  
刻而朝廷與在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  
非特刺是官也折擗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躍知其  
為限也柳桑菴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  
狂夫以知其有限見之則躍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  
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先節之甚樊籬也營  
營青蠅止于樊是也

虞零

君荒於田猶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改狩以時  
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魏

觀此詩可見其思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  
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  
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  
有桃亦知其實以為穀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  
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謔諷諫之為諶不知  
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  
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  
至深切也棘在賤物可用以食也行國猶駕言出游  
所以寫憂罔極不中也

無衣唐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  
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封有降然不  
知六七者何物也燠暖亦謂安耳

葛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為諶矣好攻戰則多離闊之  
恨葛之生託於物蔭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誰  
與獨處是兩句誰與乎獨處而已獨日獨處至日也晝

至沈氏

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

采苓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與虛誣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生故采必於山苓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藟藟山陽之平地又各其所也與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因誠於信諛之人造為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誠曰置之置之且死以為然人之遺為言者皆諛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實事也

兼葭秦

兼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強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間也未晞未凝也猶禮教方濃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亂國何以安乎

終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條梅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顯服

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  
止在此耳不必自外至  
也紀稜角堂平寬紀興禮法  
堂興德度山必有紀堂  
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  
位當脩其身脩其德保  
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馳飛疾貌  
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來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  
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風之疾  
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曲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  
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念恐已之

有未至也人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忘我之多乎此  
詩主賢者見弃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懈之意  
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則賢者歸  
之下章言當念下之有賢才也標山之所有也而有  
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一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駮亦  
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如一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  
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棣  
棣亦然言樹蓋其茂六者乃成樹耳欽欽靡樂如醉  
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為詩人言為君當與民同欲  
也能同胞則雖寒不怨矣若推同胞之恩則民亦同  
上之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興兵則百姓皆脩其  
文予與之同仇矣澤猶六謂汗衫之類

墓門

人情不脩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  
興焉墓門墓道之門也若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  
他才不善宜得賢師良輔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  
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他  
幼小不擇師傳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  
是乎前章言有棘言他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  
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  
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  
也不良詩人作詩以告之告者之而不我顧必待  
顛沛當思我言

防有鵲巢

起土為防壘以為疆場之限上植以木於是鵲往巢焉  
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說誣者  
至中立也謂立原廣平之處則有蒼生之美草與人  
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備謂講張迂迴誣罔人者必

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詆誣賢善也中唐  
窳下之地无礫所聚也云云處汗則不善者後焉鷓文  
章加音言美也惕惕懼也

匪風 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  
為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脩則政舉法制備  
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以興上下焉匪風不和之  
風匪車无法之車發迅烈獨軒輕不定碩瞻眇懸思  
而傷怛也飄回旋漂輕也拙弔傷憫魚美好之物人所  
欲興善政人所思誰能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

誰能歸後周之道人此  
和聲喜樂相從也

蟋蟀 曹

蟋蟀朝生而暮死以興  
趨稍猶曹君之奢靡也  
憂其安所歸處也翼  
騰游翔之狀如雪潔白  
也亦有悅義故通用

候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

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

不能久也蟋蟀之羽羽

楚然鮮美胡能以乎故

也采采華飾息止息掘閱外

稅經文說駕皆用說字態

則所用多小入其進者非一

也獨取候人而言者  
者故取其甚者而言  
場乃其宜也如彼之  
百之多所以刺也三  
曹國之小豈容有三  
因此詩也鷄乃在邊  
服章之美待遇之禮  
蒼蔚草木之盛鬱茂  
盛有所取也飢渴乎  
小人無德義可取何為

特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外  
使候人者使何文役以守疆  
乃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  
言其多尔如三百墨三百困  
多左傳乘軒者三百人蓋  
而食與無功受祿不稱其  
也卒章與小人之無所取  
朝濟乎南山者以草木之  
者謂其有姤變之容也今  
而近乎

下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  
下則不能及物浸漬  
之是皆不得其所也  
而歎念周道之衰也  
傷無賢伯以糾率之  
陰雨膏澤使然四方  
故也邠伯古方伯之

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  
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  
蕭著皆下澤所生愾然既寤  
謂思明王之詩也其率也又  
致如是亢亢然盛之黍苗蓋  
能勤王事由邠伯勞免之  
力者

邠七月

周公為此詩欲成王知

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

力趨時稼穡之艱難  
矣當有卒歲之具禦  
也一一陽之月也一  
我婦子我婦子同來  
而喜之也春日遲遲  
同歸毋云春日遲遲  
女心之感不由強一  
生蚕正義云今亦用  
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條桑當蚕長之月也計  
也言蚕長之月當枝落  
也代遠楊以猗女桑皆  
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  
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  
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續之義謂脩肄也後我  
說者雖為三物然考詩  
股始躍振羽翅成穹室  
勞歲事既終又復為改

此大穴流下歲過中而行暮  
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章  
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  
爾也盡室校事耕作農官至  
業祈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難陽春此道人情之感時也  
由遲遲故言之之藥之用云  
慮是也祈祈衆多祈祈女勤  
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  
○八月桂萑亦蚕備也蚕月

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  
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器具  
用斫斧我朱孔陽言染為玄  
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為公  
裘獻斫于公皆此義也民之  
○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續繼  
稼既同謂叔斯蠶茲雞蟋蟀  
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耳動  
東山中已解○嗟我婦子嘆其勤  
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自六



月食鬱及奠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七月食  
瓜已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諸種皆入  
農事畢矣故嘆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宮功也上入  
迂入都邑之居也乘屋孟治也絢所用蓋屋鑿米必  
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王故云三之日納于凌陰藏  
米所以備暑而開米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  
用之於餼羔祭韭時夏禋米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  
饗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堂公  
為衆人會集之所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  
與為樂祝以壽考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  
迂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  
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鷓鴣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  
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  
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完莫  
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鷓鴣惡鳥呼而謂  
之尔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鷓鴣喻為惡者子  
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  
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思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

以骨肉情愛之心為厚之意養鷓鴣通子之道可憫  
惻也今乃取之其為甚矣此皆謂鷓鴣之言不知謂  
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閑  
防之道深至如此而向或侮之與禽出而謂曰汝下  
民義不安拮据持將貌積取也卒瘁致病也所得荼披折貌疑其義然蓄租  
與成王業之艱于羽尾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  
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殘敵然後成室翹翹然高壯  
此周公之詩所以辭享故為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  
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  
廬室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滔滔紛紛不窮  
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旅愁  
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  
治歸裝也士事也孔惺鼎銘曰枚歷也枚卜勿事行  
枚言當歸也蠲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保其  
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烝上比也猶云升也蠲在葉  
中故云烝在桑野其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  
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贏已  
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町疇廬傍畦隴為麋鹿之

場也不可以荒毀為畏當以為懷也此言與勿士行  
枝皆人情之正當然有自勉之意垓丘垓也有陰雨  
之候則歸思念其勞而悲嘆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  
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穿窞鼠穴穿空  
也窞所墜上也念其將至而灑拚墉問復恨其留繫  
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  
苦者延蔓粟薪之上粟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取常  
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以比君子于役久留滯  
不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四  
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  
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  
親結其搗女之親以而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  
成新昏且甚嘉其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之之不知周公也而云惡四國四  
國為亂何足云惡也斧也斨也以及錡鉞皆人之所  
用建國封親制典立立政刑皆為天下之用猶人之  
有器用也故以斧為興言既破毀我斧又將缺我斨  
矣前方執商奄治率管蔡為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  
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

四國是皇也全釋言周公之心勤勞王家知是可哀也其德亦甚大矣將大也我人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斧屬言益將有害訛與叱同動也或寢或叱振動于四國為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嘉善也錡不知何物要之器之大於錡者道逕急也加切於訛休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美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幽詩七月陳王業鵠號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斿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伐柯

破斧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用故以與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為則則是矣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覲見也故云我欲覲見之子惟以禮乃可遵筮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遵豆有踐謂禮儀是

甲也

九罟

周公為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是伐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罟網之固密者也罟罟魚之美者罟必九罟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覲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二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所於外於汝

信安處也矣深責仁朝廷之人也宿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四章祈入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立早用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事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心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心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跋之貪者猛於水欲故檻於機弄羅繫前跋後竟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心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

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  
故雖在危疑之地而安舒泰然幾於碩大也  
謂崇大之位膚美也謂盛美之德孫者避而不居也  
其謙遜不以崇高而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  
安也凡安義机之士一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也使周公有貪欲之心高德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  
如是乎唯其處已而變變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  
蕩焉無頽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  
先儒以狼跋處不以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不失其  
猛奚若虎豹胡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  
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  
且上二句言政言吏實有凡凡不瑕之義但此詩體  
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此詩在六義比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其事而用之其用  
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群臣嘉賓則用鹿鳴鹿食  
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  
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

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  
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  
次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  
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  
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  
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豈不懷歸乎以王  
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駢駢不止蹕蹕迅疾駱  
馬強而耐遠騅翩翩能飛之物蓋或飛或下集於所  
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遑將  
父將事也卒章勸以義也駕而馳驟不息豈不懷歸  
以王事不可廢敗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母父  
則知義毋主息故以義告之豈不懷歸言使臣之心  
是用作歌將毋來諗作是歌使以此義告其母也

###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  
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  
彩之狀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  
也故以為興于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征夫使

人駸駸俊達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駒  
騏駼駟皆以俊言濡鮮澤絲條理沃若既均皆整順  
之狀詎謀詢度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探察求  
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今  
所謂玉李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鄩不譱譱  
譱譱鮮華狀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  
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叙  
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  
之助方困窮離散群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  
依恃三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鵲鳩首尾相應急難  
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每有良朋猶豈無他人每有猶  
亦有也况也永嘆按之則可永歎也骨肉不能相為  
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章重明兄弟之親義不能忘  
譬之兄弟狼闐于墻雖有不睦之心猶將外禦其侮  
若他人則衆人之分也無兵戎之為之義五章言平  
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  
相宴樂養息義陳爾籩豆飲食飲足兄弟既借來當  
和樂且焉也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慕之義



和樂而相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其  
和如鼓瑟琴之第既志意合其和樂久而不厭  
卒章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  
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少  
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  
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况士君  
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  
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篤則  
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  
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  
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  
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然其鳴盖求其應友  
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  
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  
渝可質於神明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三章陳伐木共  
力因相聚飲食見歡樂厚篤之意許許衆人共力之  
狀因聚衆共力而其酒食相樂也先儒以奠為羹未  
喻是否伐木之際尚醴酒相樂况既有肥羜當以召

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  
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厚意以具飲食洒掃清潔盛陳  
簋器况既有肥甘當以召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  
我有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  
峻阪尤須衆力故醴酒之多况乎有盛兵籩豆成列  
嘗以燕樂兄弟無相踈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  
不能脩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餼不相及蓋  
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  
酌之無酒則我酌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  
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  
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  
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甚安固也俾爾單厚何福  
不除除更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  
章重陳其盛既保定爾俾爾享福至無所不宜受天  
之百祿衆福又降爾以遐遠之福惟欲其長三章言  
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崗陵如川之流聚  
莫不增盛四章言既享豐盛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  
无疆之壽君曰卜爾君使卜之設辭也五章言其所

獲神之至謂降鑒則錫爾多福民所實有則日用飲食謂享其豐樂實實也群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生民恒亦猶外言光照遠廣如南山之无虧崩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玁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

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飢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墮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於彼亦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萼相親興下盡力以為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

捷訓速

而三  
五章再言駢

發強盛貌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腓後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後動也腓是足肚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既臨其衆則整練其車甲脩治其器械殫服是也日為戒備獵狝之事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成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憫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思歸之切心如飢渴其悲傷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為說於義无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三篇或非文王時作乃武王成王時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者成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出車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率者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旗旒旒旒華盛旒旒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念之深僕夫

左石之人亦為之意卒三章打元帥之石以顯其功  
赫赫德名顯盛襄上也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盛主  
言城而勝獵狃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叙其以成也以多難故不逞  
啓君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  
矣而衆和為一方所後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虫  
阜蝻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  
西戎也觀此詩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獵狃  
兵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叙  
歸時景物和其其歡樂可見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

醜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  
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  
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  
可取留魚笱之易作者麗于留者亦美大之魚也見  
其盛多魚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多且旨同旨且有  
多止云酒多日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有而能備  
禮也盛有及時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  
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為福之長也南山興君北  
山興臣臺菜皆草草之衣被於山成蒼蔚之美盛猶  
君子為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為福長以桑楊  
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為邦家之光榮  
无疆猶无期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  
音不已言令聞無窮栲杻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興君  
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栲杻木  
之尤高大者興君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保  
艾爾後

湛露

湛湛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興燕樂且惠  
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豐草桑後而盛  
者以興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  
杞棘卑下之物興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  
子承王惠澤莫不脩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温克之容  
皆令德也其桐其梓其實離離桐梓高大之木興大  
國諸侯湛露在桐梓之上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  
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脩其令善之儀先親  
次小後大德澤所懷其厚然也離離猶累累

采芑

芑美菜地力壯益則可植美菜與文武之將甲兵之強  
則能成茂功溥言發語辭采芑于新田蓄畝皆地力  
方盛處方叔所總臨三千乘之衆師于猶今云兵甲  
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徃征也言四騏翼翼壯健  
路車儀飾之盛次章重言之中卿亦美田旂旒央央  
言整肅首言言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叙也其行也  
受服章之首言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  
且勇進退但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于所止  
以興兵雖出必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人擊鉦者伐鼓  
擊鼓者方叔行師有征討為陳師鞠旅之節鞠止也  
遂美之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  
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綏之狀振旅之行亦以鼓止  
行則以鉦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  
知之義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為仇方叔克壯其猶故  
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獵狝  
時聞于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四方一作武西至是蹙矣故云復文武境  
土也此詩美其脩政事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徒諸

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  
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  
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言美矣則既攻謂堅治既同  
謂調一孔阜為肥壯之子猶云二三子指所任者謂  
翬盛衆貌有繹聯屬决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  
者傾助也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助我  
助斂禽者舉士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  
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詠肅靜如此徒  
御不其警戒乎庖厨不其充盈乎諫上有聞無聲聞  
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威  
如此之善

吉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  
下得群下之日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言既伯  
既禱祭馬祖而禱之伯為馬祖據爾雅之又戊日祭  
禱庚午于田冰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皆群下盡以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  
之誠意發小祀殯大祀言所獲且不須為多說也大  
兕牛類今西山有之荒牛

庭燎



天下之事貴乎有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  
而已靡不動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  
王之於始也一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  
其不能於終也夙興視朝固有常節始自於夜之未  
央任其勤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晚不能常也故次  
云未艾向晨也世不難見无常節且知其必將怠矣此  
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箴之於事如鍼砭之  
刺病矣央中也艾向盡也晨曉也將將鸞鈴聲噦噦  
車軛會聚聲元明之盛晰晰明也輝光之散也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  
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貴色  
之俊馬與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莠也  
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繫之  
不使去留玩樂以求日唐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  
日永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道遙豈當使遠去也  
藿蔬之葉夕猶朝也賢人君子當使於此為嘉賓貴  
然光彩來思思其貴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  
朝廷此一章言思其來思其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  
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豫无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

道乎戒使執復優游無所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  
有涖邈之否者而進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  
在位也卒章言其遠邈而思之之意遠邈空谷處窮  
困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  
如玉也每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既遠邈矣國之  
好賢者猶望其相聞問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  
音聲而有遠弃我之心

白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為之作詩以刺王王字誤  
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  
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濕以  
為菅白茅則用之暴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  
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弃我俾  
我窮獨失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雲之貌天之  
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  
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步時  
運也猶如也澗池北流小水微流也尚能浸溉稻田  
王之崇高等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  
歌而傷懷也澗池各無源易竭之水樵彼桑薪桑薪  
之善者樵彼桑薪不用而我烘於燧燿興王之捨嫡

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為如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鼓鍾于宮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鍾于宮中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惓惓然憂感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驚之在梁鶴之在林皆其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以傷心鴛鴦雌者右翼掩左是雄之常也今王為夫之道乃不常二三其德謂初終改易也扁乘石之形設乘石以為高也而反覆卑與王捨后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見遠使

我困病底病也此詩一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

中印子訓我也謂幽三我却快于熨今俗語如此

旱麓 大雅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一后稷公劉積德於始世脩其

業至大王王季重脩一以千天中人為善而

獲福倍焉乃福也為一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乃干

祿也澹彼旱麓旱山一麓山是為山非生物之所麓

乃百物所聚生也瞻一之標一草不得盡之氣

濟濟一盛興此周家之禮儀若丁未其生一世悌之

道所以無盛受福也一之一此章言先

祖積德也。有德承之于孫也。瑟然莫莫。謂之德也。三璿世也。謂之盛也。黃流也。謂之德也。君子則德。德則必  
有賢。賢則必盛。三璿黃流。謂之德也。為飛也。此  
章言生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為飛也。此  
道謂先祖之德。躍于淵。與下得其宜。謂後嗣之賢  
自先世之貽謀。故德。謂君子。不為人作。興起之於  
善也。言不遠。作人於善乎。清。既載。此章言子孫承  
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祖饗其成功也。載。事謂造  
也。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享報而子孫  
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福也。瑟彼

柞。械。瑟然。密茂之狀。前章言先祖享成功之報。此章  
重明成功由先祖之力。柞。械。之所以密茂。由人焚燎  
而然。今之君子。成其王業。亦猶神勞力於昔也。神指  
先祖。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莫莫。謂前章言由先  
祖之為此。章言率循先祖之道。莫莫。謂柔曼茂  
盛之狀。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與君子。率循先祖之  
道。以干天祿。不曰。謂無邪。回他道也。此詩所稱。愷悌  
君子。或曰。先祖。或謂子孫。觀文意。可辨。

皇矣

此詩美周家所以興王業。故言天監代殷。美其顯然。此

詩主意在美三季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之事  
序因云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皇大也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泛言天下民  
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誰彼四  
國爰究爰度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  
商二國不得其政謂失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謀  
有德之君使王天下寃彘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耆之  
增其式廓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上帝耆之謂天命  
所歸式廓謂規限也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

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  
增而大之也憎字與增同憎心有所起也義與增通  
矣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上所云求  
德可安民者大而工之故其眷西顧而歸於周此維  
與宅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之  
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興之業其去惡養  
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為興作之謂拔之屏  
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蓄其翳也蓄立死翳自斃意  
者立死則全枯翳謂枝幹之死耳故蓄上配作之翳  
上配屏之作并根出之夫人之為惡以自亡故以自

死之木與之將之平之條治之也叢生曰灌行生曰  
列以故字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此與平  
治民物各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檉据檉河  
也檉積必芟除而後茂盛此與養民也上四句止言所  
當去者及行列至此言檉据乃與民也二木常木衆  
多者故以與民檉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  
也檉柘待用之木以興養育賢才也帝廷明德串夷  
載路上述其治矣此云天監就其明德其治如此串  
夷載路也串循順之義穿物一貫為串字形亦然夷  
平也載路猶滿路謂克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克  
塞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  
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  
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  
故再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為之可以配天也帝省  
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為興也柞棫常木與民  
松栢良材興賢才拔長盛興生民繁庶允濇澤興賢  
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之為人君之德  
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不為人  
君然其為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  
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  
季天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賢之而讓之國卒受天命  
興王業之篤厚周家之福慶又成其兄讓德之光顯  
也載辭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光顯受大福祿保而  
不失以至奄有四方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此詩本  
意在美王季故其言太伯之讓皆由王季下言文王  
之事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述王  
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監其衷誠也貊其德音貊字  
之義疑是大也德音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德  
充明非徒能明又能類類肖也今人能知而弗克踐  
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  
又能類所以為至德長謂能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  
撫人民興王此大國克順又克俾順謂順道俾化民  
貽後皆是也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已能順道然  
後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  
特俾民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王守其德而不失故  
無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子孫此二句結之  
而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  
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  
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黨比也

畔近岸援攀援歆欲之勢也美愛美誕與但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為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除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往將侵其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祖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廣土種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也開地益廣至于岐隴高山皆有之陟我猶云廣我疆字至登高崗也失陳也謂艱闢言人無耕闢我陵阜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水泉皆我之池也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於是擇高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得其地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達其都邑其德為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歸服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所存者神豈不著於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未也其化之



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由之而不知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尔仇方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愚之甚不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帝謂文王當謀與尔為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心以之且以伐為仇之崇鉤援登城之梯臨衝一車皆六車臨衝閑閑此章述伐崇而天下畏服也閑閑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按訟不服之狀凡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豈俟迷惡當文王之徐緩之時則斷斷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狀訊生獲者也安安不輕暴也馘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又為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出之道也又明其罪惡以善道順之理是可致所不服而來前其人也於是四方畏服莫敢侮慢伐而猶不服於是力攻之第第盛強之狀既

力攻之崇乃仇也然仇仇壯勇之狀堅拒守是其惡  
之終不革者也於是文王之肆謂緹女也絕滅之忽  
滅也天誅既行一乃畏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  
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  
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  
在前章者蓋此章自侵自阮彊言其廣彊字以至於  
及遠建都邑一以所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夏和與文

120
10
30

